

邃雅齋叢書

胡適署



鄭先生家傳

先生諱虎文字誠齋秀水人雍正癸卯舉人世元之子邑諸生典之孫乾隆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直

武英殿與修

國史會典續文獻通考一主河南鄉試三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再充禮部會試同考官教習庶吉士提督湖南廣東學政官至左春坊左贊善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甲午卒年七十一先生少孤竭力奉母母病禱

于神請減算畀母竟如所禱事其兄如父

王太岳老撰墓志

而彌篤

邵自昌撰
文集序

迎寡姊終老于家撫諸姪諸甥及

其子女分衣共爨五十年翕如也收恤宗族子弟屋
宅皆滿至無以容親戚故人待以為養葬者無虛歲
就食于其家者無虛日囊篋每為之空家人或以告
先生笑曰姑强支持寒餓當共之吾寧苦身無以病
吾心也皆笑而退

墓志

先生植品孤峻

沈業富撰
文集序

性

無苟取歲時餽遺非其人雖親舊不受大官富人贈
獻累數千百金惡其無名皆却之若浼獨嘗遠出教
授資歲糈以給饘粥猶不足典衣賣屨終不怨悔逮
於晚歲病不能復出以及于死

墓志

先生鬚眉秀異

吐音洪亮身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邵序有濟用才
居閒無所施徒以文學名於世居京師搢紳戚好公
私事有疑者徃徃得先生一言而決事或不易了以
屬先生從容指畫咸就條理身不出戶小大皆辦為
人草奏陳利病輒見採納施之事人并受福而莫知
誰為之也墓志為文及詩一宗漢魏而出入于杜工
部韓昌黎歌行超妙轉似東坡其趣博其指嚴他人
強效莫能及墓志嘗自言生平於古人所作縱觀博
取不持意見但領會其空中流行之脉耳釀花成蜜
得魚忘筌意在斯乎沈序先生于書無所不閱詩文

隨筆立就不自收拾卽序汲引後進凡獨行奇節以
及博學宏文無不為之表彰所論大都經史疑義及
當世務瀾翻四出援引古今談必以夜夜必漏盡
而止卽序詞館先後輩靡不推重之金壇于文襄官
翰林學士時以進呈詩冊屬為改正先生謝曰前輩
何敢輕議也乃別為一篇文襄斂手欽服于後文襄
當國重先生欲得一見屬陳通政孝泳數道意先生
姑諾之終不往文襄自是不能無慨於中而先生欲
請歸諸城劉文正公曰誰不知鄭太史為今時巨手
今國史通考兩書未成乃舍我去我將焉倚不得已

勉留一載終以疾辭歸沈序主徽之紫陽書院者十年主杭之紫陽崇文兩院者五年其歿也王芥子作哀詞以為善人云亡百身曷贖先君作墓志又與朱文正書稱之曰一代名德先生先生在館日撰續通考國用考案十一則有云

國之用博矣而足用之要術有三焉曰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禮其序節用云我

朝開國之初

太宗文皇帝首以崇尚節儉誥戒臣下聖子神孫遵祖訓式舊章莫不躬儉德為天下先百餘年間海內

殷富民氣和樂

皇上綏定西陲拓地二萬餘里而閭閻不知帑藏不
匱此可以思其故矣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
耕必有三年之蓄然後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不加
賦不吝施而用裕夫不節則財不可得而蓄不蓄則
用不可得而制然則節用者制用之本也其序庫藏
曰蠲後之

詔歲頒賞賚之典月舉初無損于紅腐貫朽之盛此
豈有異術歟夫以漢文之富後人猶推本于躬履朴
儉之所致況以聖人節用之道行之故序庫藏于節

侍

用之後用昭我

國家之恭儉有制信足彰信兆民垂訓萬世也其序
用額云國之用經費其大端矣於經費之中頒之式
而準是以為損益則有定用者有定額也非經費之
用預其事而多方以為儲待則無定用者亦有定額
也常用有額而量入為出之法具待用有額而有備
無患之慮周故敘用額于賦額之後俾人知天下之
財還為天下用之而

聖朝經國之猷亦略見於是矣其序會計云貪墨之
風靖斯會計之法明會計之法明斯出納之數實然

後利不中飽澤必下究上不病國下不病民此先生
經世之大法也先生提學廣東有訓士八則其一敦
行宜遠利也競刀錐之末疏骨肉之親甚且父子異
財弟兄爭產操戈同室投牒公庭訟而決決且復訟
循環無休以歲以世卒之兩造同盡夷為荒煙者蓋
往往然也同氣且然戚友可知戚友且然行路可知
人心日偷訟牘如雨矣嗚呼何其痛而不德也且彼
之為是紛紛者徒知以利為利耳夫使為利而果獲
利也然且不可況利致爭爭致訟訟則衙門吏役之
費耗之往來守候之費又耗之主訟刀筆之費又耗

之而所訟之勝與否未可知卽幸而勝而所得之足
償所費與否亦未可知然且有廢業之憂有健訟之
恥有屈辱之患是所為利者小而不利者大也而世
之人顧忍而為之者良以始于貪成于忿又有鬼域
輩利其有事得以侵漁乾沒于其間也於是甘言誘
之危言激之而忽不及察遂為其所陷耳夫此而出
于市井者流傷已出於膠庠中人抑又甚矣使者不
忍聞爾多士幸毋近利以自小好訟以自辱安貧敦
見亦不忍
行圖其大者遠者則出為良臣處為良士尚其勉旃
其一守身宜懷刑也為治之柄有二教與刑而已出

於教則入于刑其介甚微其機亦甚危故曰君子懷
刑夫聖人之所謂刑者幽獨之地有斧鉞焉此誠不
足為常人言矣若夫笞杖軍流斬絞之條昭布森列
宜夫人知之而畏之也然而玩視

王章輕捍法網雖士子有不免者何也彼習見夫

朝廷待士以禮地方有司官不得輕折辱士子非有
大故褫其衣襟者罪止發學戒飭而已戒飭之辱君
子恥之小人安焉於是習為固然無所忌憚居鄉則
以一襟之威武斷鄉曲居城則以刀筆之才顛倒是
非甚而阻撓公事挾制官長連名具牘聚衆恣行一

朝潰敗誅先首惡喪身亡家莫哀其慘彼豈不知刑
之深痛猛烈固如是歟徒以恃符之心勝懷刑之心
微積而至於此極也其一遭際宜安命也書曰惠迪
吉從逆凶蓋言理也魯論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蓋
言數也理不可諉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數不可強
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自夫人不知命行險僥倖
之風熾於是窮通得喪咸欲以人力爭之爭之而得
欣然自矜不知得之不係是也爭之而不得戚然自
慚不知不得之亦不係是也求之非其道處之非其
分顛倒沈迷轉相倣效蓋非一朝夕之故矣古者四

十而後仕今則束髮而思向用矣古者學古而後官
今則徒手而思捷得矣卽如童子一試

國家求賢之始士子進身之初不可得而輕也凡為
子弟者宜自量其才也克副是選而後就焉不然寧
遲之為父兄者亦宜量子弟之才也克副是選而
後令其就焉不然寧抑之抑之而學奮遲之而學成
如是而得分應爾也如是而不得時未至也退而力
於學以俟乎時焉毋容以他途求也今也不然其子
弟自知不肖徒欲欺其父兄也而姑嘗之其父兄又
不知子弟之不肖也而厚期之或亦知子弟之不肖

恥其不若人而欲以名相高也而故迫之於是因緣
為利之徒遂得乘之以邪說而鎗手連號頂替代倩
傳遞之弊紛然起矣夫使用是弊果足以倖取則凡
目不識丁者宜徧黌序矣何以卒未之見耶是必其
術之不足用也即用之未必效也且試思彼之蒙害
犯患而為此者將為名高乎抑為厚實乎吾知不為
厚實而為名高也必矣然而鬼蜮之情形家之人則
既見而知之矣鄉之人則亦聞而知之矣知而指目
之非笑之詬謫彌甚耳名何有焉且非獨於其身也近
及子遠及其孫後之人猶將指其祖若父之醜行以

相為訾謗者則雖幸脫刑章難逃清議稍知人間羞恥者尚斷斷不為况一衿雖微名器所在

帝命所臨明有王法幽有鬼神豈能漏網哉爾多士

各宜教誡其子弟毋欲速毋躁進積學以力諸已安命以聽於人庶幾文品兼優不慚始進耳不然整飭士習釐剔弊端學使者之責也使者敢優容姑息上負

聖訓下干衆譽哉先生忠清之風於此可見其槩

趙同知家傳

君諱懷玉字味辛武進人恭毅公之元孫也年廿餘試京兆疾時人多以夤緣進也立志不使一人知誓於神而往四十五年

召試賜內閣中書遭母喪服闋後以未卜葬援古人未葬不應舉之義不赴禮部試嘉慶元年試禮部有同年同官而為內閣後進者甚欲物色君君告以自誓神後未嘗使一人知悖之恐懼神譴其人廢然去後果在此君房報罷五年俸滿選山東青州府同知在內閣日久及官同知僚友目為迂儒屬吏則嫌其

斂

弱賴上官多知己一歲中先攝登州府知府繼權兗
州府知府嘗會鞠金鄉阜孫冒考舉人尚榮袞稱健
訟曉曉譁辨惟君詰之每屈服因持公言頗逢同官
之怒然亦賴此得免嚴議尋丁父憂遂不出嘗作誠子
文云細數此生惟兩親棄養不能一馮含欽為終身
至痛聞見閤淺不敢好名為欺人之事亦不敢好奇
為欺人之學於世泊無嗜好任心觀書與客譚讌而
已又云少即喜為詩文筆力平弱牽率酬應多不足
存江文通謂人生當適意為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
名故自少至長未嘗著述惟集十卷如此足矣吾才